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二十七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卷二十七

理氣二

天文

日月

程子曰日月之為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 日月之在天猶人之有目目無背見日月無背照也 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乃日

之光也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或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有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二說歸于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為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 問日蝕有常數者也然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天人之理甚微非燭理明其孰能識之曰無乃天數人事交相勝負有多寡

之應耶曰似之未易言也

朱子曰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為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月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

光方圓 程子謂日月只是氣到寅上則寅上自光
氣到卯上則卯上自光者亦未必然既曰日月則自
是各有一物方始各有一名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
微爾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之名可辨
衆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衆星亦皆左旋唯北
辰不動在北極五星之傍一小星是也蓋此星獨居
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轉此獨為天之樞紐是也
日月薄蝕只是二者交會處二者緊合所以其光掩

没在朔則為日蝕在望則為月蝕 邵康節謂日太
陽也月太陰也星少陽也辰少陰也辰非星也又曰
辰弗集於房房者舍也故十二辰亦謂之十二舍上
辰字謂日月也所謂三辰北斗去辰爭十二來度日
蝕是日月會合處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月
蝕是日月正相照伊川謂月不受日光意亦相近蓋
陰盛亢陽而不少讓陽故也又曰日月會合故初一
初二月全無光初三漸開方微有弦上光是哉生明

也開後漸有光至望則相對故圓此後復漸相近至晦則復合故暗月之所以虧盈者此也 歷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朔日以為明乎故唯近世沈括之說乃為

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
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
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
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補
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
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傍日月而
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
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

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旣死而復生也
若顧兔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
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傍
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
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或問弦望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
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
半否曰如二分二至也是四分取半因說歷家謂紆

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圍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日月相看皆四分天之一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蔡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傍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曰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為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曰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

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

問月中黑影是地影

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
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
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
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日光從四邊
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
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 問月受日光只是得一
邊光曰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無光光都載在

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漸漸相遠時漸擦
挫月光漸漸見於下到得望時月光渾在下面一邊
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 日蝕是為月所掩月蝕是
與日爭敵月饒日些子方好無蝕 厯家謂日光以
望時遙奪月光故月蝕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蝕
然聖人不言月蝕日而以有蝕為文者關於所不見
問日月陰陽之精氣所謂終古不易與光景常新
者其判別如何非以今日已昞之光復為來日將升

之光固可略見大化無息而不資於已散之氣也然竊嘗觀之日月虧蝕隨所蝕分數則光沒而魄存是魄常在而光有聚散也所謂魄者在天豈有形質耶或乃氣之所聚而所謂終古不易者耶曰日月之說沈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蝕時亦非光散但為物掩耳若論其實須以終古不易者為體但其光氣常新耳然亦非但一日一箇蓋頃刻不停也問自古以日月之蝕為災異如今厯家却自預先算得是如何

曰只大約可算亦自有不合處歷家有以為當蝕而不蝕者有以為不當蝕而蝕者問月蝕如何曰至明中有暗虛其暗至微墜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暗虛所射故蝕雖是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蝕矣

或問日蝕之變精於數者皆於數十年之前知之以為人事之所感召則天象亦當與時盈虧潛室陳氏曰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

月蝕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應當如是歷家推算專以此定疎密本不足為變異但天文才遇此際亦為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修行庶幾可弭災戾也

西山真氏曰月太陰也本有質而無光其盈虧也以受日光之多少月之朔也始與日合越三日而明生八日而上弦其光半十五日而望其光滿此所謂三五而盈也既望而漸虧二十三日而下弦其虧半三十

日而晦其光盡此所謂三五而闕也方其晦也是謂純陰故魄存而光泯至日月合朔而明復生焉

魯齋許氏曰天地陰陽精氣為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郭生成只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陰精無光故遠近隨日所照日月行有度數人身血氣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氣運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行到處便主一時日行十二時亦然萬物都隨他轉過去便不屬他

臨川吳氏曰古今人率謂月盈虧蓋以人目之所觀者
言而非月之體然也月之體如彈丸其遡日者常明
常明則常盈而無虧之時當其望也日在月之下而
月之明向下是以下之人見其體之盈及其弦也日
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得見其明之半於是以弦
之月為半虧及其晦也日在月之上而月之明亦向
上自下而觀者悉不見其明之全於是以晦之月為
全虧儻能飛步太虛傍觀于側則弦之月如望乘凌

倒景俯視于上則晦之月亦如望月之體常盈而人之目有所不見以目所不見而遂以為月體之虧可乎知在天有常盈之月則知人之曰盈曰虧皆就所見而言爾曾何損於月哉

星辰

程子曰北辰不動只不動便是為氣之主故為星之最尊者

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

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朱子曰帝坐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如輪之轂如礧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定數仰而觀之蓋

無畧刻之或傳也今曰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
為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轂一磴而
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
何而能為運轉之無窮哉此星家淺事不足深辨然
或傳寫之誤則不可以不正也 緯星是陰中之陽
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
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
疑得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

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
見 水星貼著日行故半月日見 天道左旋日月
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
看見星隨天去耳 星有墮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
變為石者 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
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 問
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
燈光否曰然 問極星只在天中而東西南北皆取

正於極而極星皆在其上何也曰只是極星便是北
而天則無定位 南極上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
書說有人至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
七十二度之內 或問北辰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
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
以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如門簷子
相似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却不動又問極
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故雖動而不

覺如射糖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樁子極星便是樁底點子雖是也隨盤轉緣近樁子便轉得不覺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

雷電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問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積不善常歟然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而死乎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雷孰使之曰夫

為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也曰雷電相因何也曰動極則陽形也是故鑽木憂竹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嘗有火也以動而取之故也擊石火出亦然惟金不可以得火至陰之精也然軋磨既極則亦能熟矣陽未嘗無也

或問雷霆何為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致堂胡氏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為也可以神言不可以

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于地則成形矣然

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
先儒以為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
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
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耳適映雲
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
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怪偽誕
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為要也

朱子曰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 雷

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如蝦蟆本只是薄雨為日
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為妖
或為祥 或問程子謂雷電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
然或以為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
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此
亦屬成之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
大堅固即此理也 問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
所以大雪為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為凝結得陽

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

問雷者陰陽擊搏之氣然有時而擊人是豈氣之所為乎且擊人之時有所謂石與火又有書背字曰某人有此惡者豈其氣又有神物主之耶南軒張氏曰橫渠有言陽在內者為陰氣所蒙而不得出則震擊而為雷霆蓋雷霆是天地間義氣人為不善又適與之感會則雷震之有所謂火者氣之擊搏自有火生也有所謂石斧者氣之墜則為石星隕亦然若所謂書

字則無是理曰神物主之者繆悠之說也

問雷者陰陽二氣相摩而成聲春秋有所謂震夷伯之廟不知陰陽二氣亦能震物也耶潛室陳氏曰雷震固是陰陽相搏而成聲然以陰陽之怒氣與沴氣適相值故震要之此等陰陽自虛而有自氣而形自聲而發皆摩盪之甚也故人或見其形或拾其物此二氣極摩盪處小而言之則人間之灼火大而言之則虹霓之氣化若蛟龍之生物皆無而為有也

西山真氏曰雷霆雖威初非為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乎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殺之也

風雨雪雹霜露

程子曰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

坎卦

本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

蝓蝓之詩曰朝隤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
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
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 電者
陰陽相搏之氣蓋沴氣也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
災

朱子曰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
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
風此亦可見 雨如飯甑有益其氣蒸鬱而汗下淋

滴則為雨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為霧 龍
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
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密雲不雨尚往
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
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
曉 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
散雨氣了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
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趨開

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大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 伊川說世間人說電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作成底也有是蜥蜴做底昔聞王參議云嘗登五臺山見蜥蜴含水吐之為電及夷堅志載劉法師嘗在隆興府西山見多蜥蜴如手臂大一日無限入井中飲水皆盡即吐為電蓋蜥蜴形狀亦如龍是陰屬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

交爭之時所以下電時必寒今電之兩頭皆尖有稜
疑得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電字從
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為電也 霜只是露結成

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
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
上亦無雨雪 高山無霜露却有雪某嘗登雲谷晨
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煙霞在下茫然如
大洋海衆山僅露峯尖煙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

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 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如何曰露自是有清肅之氣古語云露結為霜今觀之誠是然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物而霜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能殺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 天氣降而地氣不接則為霧

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為雲

勉齋黃氏曰陰陽和則雨澤作詩不云乎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亦以陰陽和而雨春之所以雨多者以當春之時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蒸滃而成雨秋亦然夏則陽亢冬則陰過是以多晴

陰陽

程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 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

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

陰陽於天地間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冬至一陽生却

須陡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廝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

之為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

潛室

陳氏曰大率陰陽消長之理一氣不頓消不頓長欲消之氣却侵帶些在初長之中初長之氣却侵帶些

在欲消之中大凡寒暑晦明之交接頭處須兩下侵帶些所以艮居八卦之中宜只是止萬物然分於東北之間一頭接坎之殺氣固是終萬物一頭接震之生氣又為始萬物蓋震豈能頓生惟於殺氣未盡之時已是侵帶些子氣了故至震方發生也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

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

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

問張子云陰陽之精互

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
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五峯胡氏曰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
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延平李氏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于天附于
地列于天地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群生者形者色者
莫不分繫於陰陽 陽以燥為性以奇為數以剛為

體其為氣炎其為形圓浮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為性以耦為數以柔為體其為氣涼其為形方沈而晦靜而翕皆物於陰者也

朱子曰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却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千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五行相為陰陽又各自為陰陽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

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
又別有箇陰生 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
得做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
一箇消長 陰陽各有清濁偏正 陰陽之理有會
處有偏處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
凝聚即為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 陰陽生殺固無
間斷而亦不容並行 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

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

寒暑晝夜君子小人天理人欲

陰陽不可分先後說

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

盡後下面空闕處便是陰

方其有陽那裏知道有

陰天地間只是一箇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

他一氣周布把來切做兩截時前面底便是陽後面

底便是陰又切做四截也如此便是四時天地間只

有六層陽氣到地面上時地下便冷了只是這六位

陽長到那第六位時極了無去處上面只是漸次消

了上面消了些箇時下面便生了些箇那便是陰這只是箇噓吸噓是陽吸是陰喚做一氣固是如此然看他日月男女牝牡處方見得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

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
小人之道屬焉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
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
言則陽客而陰主又曰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
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
哉陰陽有相對言者如夫婦男女東西南北是也
有錯綜言者晝夜春夏秋冬弦望晦朔一箇間一箇
輓去是也問自十一月至正月方三陽是陽氣自

地上而升否曰然只是陽氣既升之後看看欲絕便有陰生陰氣將盡便有陽生其已升之氣便散矣所謂消息之理其來無窮又問雷出地奮豫之後六陽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是天與地平分否曰若謂平分則天却包著地在此不必論

魯齋許氏曰萬物皆本於陰陽要去一件去不得天依地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然

臨川吳氏曰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為氣陰為精陽成象

陰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虛陰反似實是不
然天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急勁如鼓皮物之大莫
能禦故曰健曰剛曰靜專曰動直則實莫實於天地
之成形雖似實然其形疎通如肺氣升降出入其中
故曰順曰柔曰靜翕曰動闢則虛莫虛於地然則陽
實陰虛者正說也陽虛陰實者偏說也

五行

周子曰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

氣以其初動為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為陽所揜而不得達故火陽勝益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則陽之濕氣浸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為木其質柔其性暖金則陰之燥氣浸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為金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

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為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

程子曰動靜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
或曰五行一氣也其本一物耳曰五物也五物備
然後生猶五常一道也無五則亦無道然而既曰五
矣則不可混而為一也

朱子曰氣之精英者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金
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信
者是也 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
又各具五行之理 天一自是生水地二自是生火

生水只是合下便具得濕底意思木便是生出得一箇軟底金便是生出得一箇硬底五行之說正蒙中說得好又曰木者土之精華也又記曰水火不出於土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胡亂下一字 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 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性水為貞靜之

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
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
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
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
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
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為無適而非此也 陰以陽為
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 清
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 火中有黑

陽中陰也 外黑洞洞地而中却明者陰中之陽也
故水謂之陽火謂之陰亦得 得五行之秀者為人
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
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
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
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
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爾
曰然 或問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

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意也復問這箇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曰且如這箇光也有在硯蓋上底也有在墨上底其光則一也 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橫渠說得好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則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莫亦屬土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問只溫暖之氣便是火否曰然

正蒙云木曰曲直能屈而返伸也金曰從革一從

革而不能自返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

之雜故水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燥之反流而不耗也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問以

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

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
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
金水陰也此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
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為
陽秋冬為陰 問木之神為仁火之神為禮如何見
得曰神字猶云意思也且如一枝柴却如何見得他
是仁只是他意思却是仁火那裏見得他是禮却是
他意思是禮 問二氣五行造化萬物一闔一闢萬

變是生所謂五行之氣即雷風水火之運耶又即二
氣之參差散殊者耶先儒謂物物皆具則人之氣稟
有偏重者謂之皆具可乎或謂雖物皆具而就五行
之中有得其多者有得其少者於此思之殊茫然未
曉曰五行之氣如溫涼寒暑燥濕剛柔之類盈天地
之間者皆是舉一物無不具此五者但其間有多少
分數耳 陰陽播而為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甲乙
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日時無有非五行之

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五之氣人之生適
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
差不齊如此

李氏希濂曰近見勉齋黃氏論五行多所未解其曰生
之序便是行之序而以太極圖解氣質之說為不然
以洪範五行一曰二曰為非有次第但言其得數之
多寡以夏後繼以秋為火能生金惟其能生是以能
尅夫五行一也而以為有生與行之異則誠若近於

支離者然天地之間未有不以兩而化成者也以二
氣言則互為其根者氣也分陰分陽者質也以五行
言則有形體而分峙於昭昭之間者其質也無形體
而默運於冥冥之表者其氣也夫豈混然而無別哉
故就質而原其生出之始則水火以陰陽之盛而居
先木金以陰陽之穉而居後此質之序然也就氣而
探其運行之常則木火以陽而居先金水以陰而居
後此氣之序然也質雖以氣而成然其體一定而不

可易氣雖行乎質之內而其用則循環而不可窮二者相須以成造化今必混而一之則是天地之間不過輪一死局而無經緯錯綜之妙其為造化亦小矣此其一也五行之生同出於陰陽有則俱有誠若不可以次第言然水火者陰陽變合之初氣之至精且盛者也故為五行之先水陰而根於陽火陽而根於陰故水又為火之先也有水火而木金生焉木華而疏金寔而固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為金之先也

土則四者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次五焉易大傳自
天一至地十以為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正指五行生
成之數而言按之河圖可見而洪範五行亦以是為
次此河圖洛書所以相為經緯也今必削其次第而
但以得多寡為說則是以五行之質水木皆陽之所
為而無與乎陰火金皆陰之所為而無與乎陽既乖
生成之序復戾變合之旨所謂五行一陰陽者皆為
虛語矣然勉齋亦云初只是一箇水水暖後便是火

此兩箇是母木是水之子金是火之子是四者之序亦未嘗無但所謂水暖後便是火與金是火之子亦未詳其義而恐其未安耳

按水暖是火蓋取既生魄陽曰魂之意但二者恐自

不此其二也若火生金之說則尤不可曉若以相生為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若以相尅為序則當曰水火金木土未有其四以生相受而其一獨以尅相生也
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周子亦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四時之內固備五行之氣也惟土無定位寄旺

於四季辰未戌丑之月土之所旺也土旺則皆可以
生金矣然辰未陽也戌丑陰也陽則生陰則成辰未
固皆陽也春木之氣盛則土為之傷夏火之氣盛則
土為之息故季夏本土旺之月而又加之以火則為
尤旺故能生金而為秋此其相生之序豈不瞭然甚
明也哉按五行家金生於己蓋辰之所生也但孕
育方微必至季夏然後成體而為壯耳今
但見夏之後便繼以秋思而不得其說遽斷之曰火
能生金竊恐其為疎矣月令以中央土繼於季夏之

後素問於四時之外以長夏屬土皆是此意與十干之序脗合自炎黃以迄于今未之有改周子朱子蓋皆取之今一旦創立孤論以行其獨見愚恐其不合乎造化本然之體也

或問氣行於天質具於地則是有氣便有是質氣如是質便如是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以質而言其生之序則水火木金土氣之序如此質之序如此潛室陳氏曰五行始生謂太極流行之後自氣

而成質自柔而成剛水最柔故居一火差剛故居次
至木至金至土則浸堅剛故洪範與易言所生之序
皆如是氣則成四時之序即五行之序也

臨川吳氏曰十幹十二支之名立而相配為六十不知
其所始世傳黃帝命大撓作甲子或然也漢之時術
家以六十之四十八配周易八純卦之六爻謂之渾
天納甲不過以寅卯二支為木巳午二支為火申酉
二支為金亥子二支為水辰戌丑未四支為土而已

後世所謂納音者每支五行備而每行周乎十二支
幹則否壬癸各二水而四金四木丙丁各二火而四
土四水戊己各二土而四木四火庚辛各二金而四
木四土甲乙不為木而四火四水四金焉予嘗謂納
甲之五行猶先天之卦納音之五行猶後天之卦也
且納音始于誰乎五行之上曰某水某火某土某金
某木者又始於誰乎疑末世術家猥瑣之所為也

四時

朱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
皆以四者相為用也 春為感夏為應秋為感冬為
應若統論春夏為感秋冬為應明歲春夏又為感
只是一箇道理界破看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
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
日言之有旦晝暮夜 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
初為春氣長得過便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縮盡便為
冬明年又復從春處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

魯齋許氏曰長生長春如何長得春夏秋冬寒暑代謝
天之道也如春可長亦不足貴矣 南北東西是定
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却便相循環一體一
用

臨川吳氏曰風木冬春之交北東之維艮震也君火春
夏之交東南之維震巽也相火正夏之時正南之方
離也濕土夏秋之交南西之維坤兌也燥金秋冬之
交西北之維兌乾也寒水正冬之時正北之方坎也

此主氣之定布者也地初正氣子中而丑中震也地
後間氣丑中而卯中離也天前間氣卯中而已中兌
也天中正氣巳中而未中乾巽也天後間氣未中而
酉中坎也地前間氣酉中而亥中艮也地終正氣亥
中而子中坤也此客氣之加臨者也主氣土居二火
之後客氣土行二火之間終艮始艮後天卦位也始
震終坤先天卦序也世以歲氣起大寒者似協後天
終艮始艮之文然而非也楊子建以歲氣起冬至者

冥契先天始震終坤之義子午歲之冬至起燥金而
生丑中之寒水丑未歲之冬至起寒水而生丑中之
風木寅申歲起風木卯酉歲起君火辰戌歲起濕土
巳亥歲起相火皆肇端於子半六氣相生循環不窮
豈歲歲間斷於傳承之際哉然則終始乎艮者可以
分主氣所居之位而非可以論客氣所行之序也
天地陰陽之運往過來續木火土金水始終終始如
環斯循六氣相生之序也歲氣起於子中盡於子中

故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子午之歲始冬至燥
金三十日然後禪於寒水以至相火日各六十者五
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燥金丑未之歲始冬
至寒水三十日然後禪於風木以至燥金日各六十
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寒水寅申以下
皆然如是六十年至千萬年氣序相生而無間非小
寒之末無所於授大寒之初無所於承隔越一氣不
相接續而截自大寒為次年初氣之首也此造化之

妙內經秘而未發啟元子闕而未言近代楊子建昉
推而得之

地理

潮汐附

朱子曰山河大地初生時須尚賴在 河圖言崑崙者
地之中也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註云中
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
西南北高下可知矣 水經云崑崙去嵩山五萬里
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

崦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
使者自言其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崦
崦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大抵地形如饅頭
其撻尖則崦崦也 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
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
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
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
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于左是為

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 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繞海島諸山亦皆相向右河南繞直至太山湊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出廬山諸山第三重自五嶺至明越又黑水之類自北纏繞至南海 河東地形極好乃堯舜禹故都今晉州河中府是也左右多山黃河繞之嵩華列其前 河東河北皆繞太行山堯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 太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

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時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濶

伊川云太行千里一塊石

山後是忻代諸州

泰山却是太行之虎山或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瘠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

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前代所以都

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

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為險又關中

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安而盡

他錄作關中之山皆自西而東

若

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

橫山皆黃石山不生草木

東南論都

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

則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

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

昌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只恃前一水為險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若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嶧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

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福建二廣 岷山之脈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淞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 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脈發去為臨安

又發去為建康 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
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 閩中之山
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淞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
流故江淞冬寒夏熱 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
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耆舊人物多最好卜居
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 蔡伯靖言山本同而末
異水本異而末同 西北地至高地之高處又不在
天之中 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

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其人髮皆赤至鐵勒則又北矣極北之地人甚少所傳有二千里松木禁人斫伐此外龍蛇交雜不可去通鑑說有人適外國夜熟一羊胛而天明此是地之角尖處日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東出而為曉其所經遮蔽處亦不多耳自古無人窮至北海想北海只挨著天殼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濶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

周流地浮在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 海那岸便
與天接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溢曰蓋是乾了有人
見海邊作旋渦吸水下去者 海水無邊那邊只是
氣蓄得在 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土是也
柳子云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
東而復繞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
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
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也

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 女真起處有鴨綠江傳云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并鴨綠是也若以浚儀與潁川為中則今之襄漢淮西等處為近中 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復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與際

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爾所謂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無五千里想他周公且憊大說教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土地甚狹想只是略

羈縻至夏商已後漸漸開闢如三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國已不能到三苗所以也負固不服

東萊呂氏曰關中是形勢之地洛是都會之中欲據形勢須都關中欲施政令須都洛

問阻三面而守之以一面東制諸侯此關中之形勢然漢高道南陽過酈析以叩武關而關中無擊析之限既而從山東之師稍益以關中之士固守謹關而項

羽破圍入之及其領漢蜀之封地形少痿矣乃由故

道以定三秦之壤夫以天險不可升之勢而楚漢分

爭之始或自東南而入武關或自西南而抵陳倉或

自東方而越穀函何耶潛室陳氏曰自古入關有三

道一自河北入為正道

項羽漢光武安祿山

一自河南入為間

道

漢高祖桓溫檀道濟劉裕

一自蜀入為險道

漢高祖關中由中道入巴蜀為漢王

已而又從此路出定關中諸葛亮亦從此出師

關中雖號天險豈無可入之

道第不比他戰場可長驅而進耳聞巴蜀四塞非

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況得而都之邪况荆襄為南北咽喉在三國為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九峯蔡氏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代北竅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

河之工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恒山此大河北境之山也其江漢南境之山則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之敷淺原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孔氏以為衡山之脈連延

而為敷淺原者非也

臨川吳氏曰天下之山脈起於崑崙山脈之所起即水原之所發也水之發自崑崙者其原為最遠惟中國之河為然漢之發原於崑冢江之發原於岷山以西視他水亦可謂遠而非極於山脈初起之處則不得與河原並也故天下有原之水河為第一古人祭川先河後海重其原也

程子曰今天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

無也月出則潮水復生却不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水自然能生也

以下論潮汐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為陽中酉為陰中也

余襄公安道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

而天左轉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
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
絕皆繫於月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
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
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
夜潮自望而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
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
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盈虛消息
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
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鶻月
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
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

潮之

遲速大小自有常舊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潮長
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謂月在地子午之

方初一卯十五酉

問晦翁謂月加子午則潮長未識其說潛室陳氏曰此說不可曉今海居者但云月上潮長月落潮退誠驗其言是乃月加卯酉方位非子午也朔日之潮可驗朔日月與日會日才出卯方即潮長才入酉方即潮又長是月與日相隨出没

古洲馬氏曰禮記日曰朝致月曰夕江海之水朝生為潮夕至為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

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由朔至
望明生而為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為消水陰物也而
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日起於朔月
盈於望一朔一望天西運一周有奇月東行迎日之
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于地
下之中而會於月潮於寅則汐於申潮於巳則汐於
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百刻刻為三分時得八刻
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

二次次得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
行十三度有奇漸遠於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後六
刻三分刻之一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朔
後三日明生而潮壯墜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
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
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
時故曰潮信



性理大全書卷二十七